

现代人对于古代奥运会的五大误解

何元国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自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 人们对于古代奥运会有五大误解: 古代奥运会旨在促进和平; 古代奥运会与政治无关; 古代奥运会的参赛者是为荣誉, 不是为利益; 古代奥运会重参与和友谊; 古代奥运会是完全业余性质的。这些误解在西方随着 20 世纪以来古典研究的深入逐渐得以消除, 但在我国仍然存在。对这些误解的分析, 不仅向公众介绍了新知, 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奥林匹克运动本质的理解。它们实际上是今人给古代涂上的一层玫瑰色, 并非古代社会的本色。它们反映了现代人自己的困境和焦虑。明白这些误解, 不是要教人们悲观, 而是希望现代人不要让想象中的古代社会束缚自己, 而要创造性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关 键 词: 世界古代史; 古代奥运会; 现代奥运会; 顾拜旦

中图分类号: G81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7-0015-05

5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 ancient Olympic Games by modern people

HE Yuan-gu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people have had 5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 ancient Olympic Games: ancient Olympic Games aimed at promoting peace; ancient Olympic Games were not related to politics; ancient Olympic Games participants were for honors instead of interests; ancient Olympic Games focused more on participation and friendship; ancient Olympic Games were totally amateur.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have been gradually elimin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lassical study mad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but still exist in China. Analyzing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can not only introduce new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but also be conducive for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Olympic moment. They are actually a coating of rose color on the ancient by modern people, but not the true color of the ancient society. They reflect modern people's own confusions and anxieties. Understanding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is not for teaching people to be pessimistic, but for hoping that modern people will creatively solve their own problems in stead of being confined by the imaginary ancient society.

Key words: ancient world history; ancient Olympic Games; modern Olympic Games; Coubertin

说起奥运会, 人们一般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是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 年)的倡议下于 1896 年由雅典举办的。这距离古代奥运会的终止已有 1 600 多年了。一方面, 现代奥运会的精神内涵以及名称、仪式、项目、规则等具体内容均受到古代奥运会极大的启发, 可以说, 没有古代奥运会就不会有现代奥运会; 另一方面, 现代奥运会是现代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创造, 它不是古代奥运会的延续, 也不是其翻版。

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 顾拜旦当然功劳最大, 因此被人尊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1776 年, 久已被泥沙埋入地下的奥林匹亚遗址被一位英国人发现。约 100 年以后, 1875-1881 年, 德国考古学家在那里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年轻的顾拜旦一直关注着发掘进展。在当时法德激烈对抗的氛围下,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写道: “德国人让奥林匹亚的遗址重见天日,

为什么法国人不能成功地复兴这一古代的荣光？”^[13]从1894到1896年，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恢复”或“复兴”古代奥运会^[27,10,13]。当时的西欧有一股对雅典的“狂热和崇拜”^[24]，顾拜旦受其感染，曾说古代奥运会是古人“高尚且非常有趣的”风俗习惯之一^[25]。

当然，顾拜旦并没有沉湎于这种狂热，他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让奥运会现代化。我们不要进行笨拙、简单的模仿和复原。从过去寻求启发而不照搬是可能的。”^[29]尽管如此，在当时的西欧，古典研究的水平还比较有限，人们包括顾拜旦本人对于古代奥运会的认识还很模糊，难免带有许多理想化的色彩。因此，一些误解就产生了。这些误解在西方随着20世纪以来古典研究的深入逐渐得以消除。然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误解还多多少少存在。这说明公众对于古代奥运会缺乏新知识；更重要的，这些误解会妨碍我们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本质的认识。因此，指出这些误解很有必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建立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同时补充了一些文献史料。

1 “神圣休战”——古代奥运会旨在促进和平

1912年，顾拜旦在他著名的诗篇《体育颂》中欢呼：“啊，体育，你就是和平！”^[256]1937年，暮年的顾拜旦回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初创宗旨时说：“休战的思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基本特点”^[2152]。最新的《奥林匹克宪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和平”一词，而是讲人的和谐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友爱、团结和公平竞争，维护人的尊严，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无不以和平作为前提条件。因此，和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

和平是现代人的渴望，这个理念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就是，古代奥运会就有所谓的“神圣休战”。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古代奥运会就是以促进希腊世界的和平为宗旨的。我国政府的门户网站就是这样介绍的。http://www.gov.cn/ztl/beijing2008/content_578214.html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在古希腊，城邦的数量可能不下1500个^[3]，几乎每一个城邦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竞技会。全希腊范围的运动会有：奥林匹亚运动会、德尔斐的皮提亚(Pythian)运动会、科林斯的地峡运动会、勒迈阿(Nemea)运动会。而每一个竞技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因此在竞技会前后的休战被人们称为“神圣休战”(sacred truce)。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保护神是宙斯，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的休战被称为“奥林匹亚休战”。每4年当中一个夏天，在人们忙完农活之后，奥林匹亚的使者出发前往四面

八方，宣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具体日期，所谓“休战”到时便开始了，所有的希腊城邦均要遵守。据说，最初的休战协议由爱利斯的国王与斯巴达的吕库古签订，条文刻在一个青铜的铁饼上。此铁饼保存于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里，公元前1世纪的旅行家保桑尼阿斯还亲眼见过，其大意是：爱利斯人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爱利斯人亦不得在此期间向他邦开战^[4]；运动会期间以及此前和此后的1个月为休战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休战期限包括运动会的前后一段时间，而不仅限于运动会举办期间，因此，其目的是保证成千上万的参赛者和观众的旅途安全。第二，所谓休战的意思是，在这一期间，禁止任何城邦向爱利斯城邦开战或者爱利斯城邦向其他城邦开战，其目的显然是保证运动会的正常举办^[5]。

爱利斯是一个弱小的城邦，以宙斯名义发布的休战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神圣休战”从未阻止过一场战争，城邦之间的战事只要不影响参赛者、观众以及其他人员前往，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照打不误；决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希腊范围的战争都停下来。例如，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按年记载了约20年(公元前431-411年)，我们还从未发现他记载说，在哪一年夏天神圣休战对那场将许许多多希腊城邦卷入的大战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他的一段记载确实与神圣休战有关。大意是说，公元前420年7月，爱利斯人认为其强邻斯巴达在休战期间进攻其要塞，因此要课以罚款。斯巴达人认为自己的进攻是爱利斯的使者前来宣布休战之前发生的，而爱利斯人认为休战是在他们向自己宣布之时就生效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斯巴达人没有交纳罚款，也就没有正式派人参加这一届奥运会。这只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极小的事件。不过，它是古代奥运会与政治关系极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神圣休战”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古代奥运会以倡导和平为其宗旨。对此，我们还有其他证据。首先，从文字上说，古希腊人认为休战是“ekecheiria”，意思是“伸出手来(握手)”，而不是“eir n”(和平)^[5]，也就是说参赛者短时间内放下武器，以便于竞赛。其次，在奥林匹亚(包括旧体育场的废墟)出土了大量的盔甲，这些盔甲上的铭文说明，它们是一些城邦在打败其他城邦之后虏获的战利品，这些城邦在参加奥运会时把它们带来奉献给保护神宙斯，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6]36}。

然而，历史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更何况古代奥运会有1000多年的历史。客观上说，像古代奥运会那样的全希腊范围的竞技会肯定有助于希腊世界的和

平；同时，古希腊人也能认识到和平的可贵。经历了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人比以前更加向往和平，马其顿的腓利普二世就利用了这一点来一统希腊；这个时期的一些智者和演说家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宣称，古代奥运会举办之初(前8世纪)就是以促进希腊人之间的友谊、和谐与和平为目的^{[6]36}。

古代奥运会是怀有强烈信仰、酷爱竞争和体育锻炼的古希腊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发的创造。如果说古希腊的竞技会都以和平为宗旨，那么成百上千竞技会的存在会让战争在希腊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实际上，战争在希腊世界是家常便饭。

现代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战争的殃及范围之广和祸害之惨烈。100多年来，现代奥运会就因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而3次未能举行。而古代奥运会没有间断地举行了1000多年，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战争较少，恰好说明古代奥运会与战争的关联度不高：第一，爱利斯地处偏僻而且弱小，奥运会不会增加其政治上的重要性；第二，举办地点一直在奥林匹亚，而不是像现代奥运会那样每一届都要变换地点，这样受战争的影响要小得多；第三，最重要的，休战并不要求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停止战争。

2 古代奥运会与政治无关

17-19世纪，欧洲兴起许多“民族国家”。现代奥运会诞生的时代，正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高涨，欧洲国家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时期。奥运会是国际性的，它自然难以摆脱政治的干扰。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某一届奥运会停办，次之就是某些国家抵制奥运会，这在百年奥运会史上屡见不鲜。最突出的有，1980年美国等60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等国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顾拜旦称：“(体育)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体育颂》）。190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古代奥运会运动员在宙斯神像前宣誓，现在没有宙斯了，今后运动员可以在自己国家的旗帜面前，同时也面对其他国家的众多的旗帜宣誓^{[2]29}。在他看来，现代奥运会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也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的。这个时期，他也许没有想到政治干预的问题。到了1925年，他大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还要不要提醒，奥运会不是属于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有，不能被任何一类集团所独占？奥运会是世界范围的：必须让所有国家都能参加……”^{[2]99}1962年，国际奥委会声明：“奥林匹克运动是非政治性的”，这似乎是面对冰冷的现实的一种徒劳的表态。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往往想象古代奥运会跟政治

无关，理由之一就是当时参加奥运会是一种个人行为，这又是一个误解。现代奥运会以国家或者地区为单位组团参加，这在古希腊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参加奥运会确实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与体育竞技在古希腊人心中的地位相关。前面说过，古希腊人酷爱竞争。其实除了体育竞技之外，在唱歌、戏剧演出、政治辩论、法庭诉讼、为城邦捐款等等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要竞争一番。在他们看来，竞技场的胜利者要比战场上的胜利者更令人敬佩。首先，从对手来看，前者的对手来自整个希腊世界，且不只一个；后者的对手可能能力平庸、训练不足，打败一次就被杀掉。第二，前者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后者可以依靠较精良的武器装备战胜对方。以上是公元1世纪一个希腊人的观念^{[1]113}。这与荷马时代的观念简直毫无二致。《奥德赛》第8卷说：“须知人生在世，任何英名都莫过于他靠自己的双脚和双手赢得的荣誉。”^[7]因此，奥运会的参加者可以靠城邦帮助来进行训练，但参赛一定是自己的事。同时，参赛者接受贿赂故意输给对手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奥运会与政治无关，这里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情况。第一，奥运会参加者对自己城邦的政治影响；第二，城邦之间政治关系对奥运会的影响。在奥运会上获胜是一项巨大的荣誉，这就被胜利者用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大约公元前636年，奥运会优胜者、雅典人库隆利用自己的声望带领同党夺取了雅典卫城，想做雅典的僭主，结果失败被杀。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他谋求远征西西里的统帅职位，在公民大会发言炫耀自己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就：他当时有7辆马车参赛，赢得了第1、2和4名，这非常罕见，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陷入困境的雅典城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另外，古代奥运会除了是一种体育活动之外，还是理想的政治外交场合。各城邦在那里都有自己的财宝库，那是奉献给神的，也是它们展示自己的实力的窗口。运动会之余，还有政治演说。外交活动虽不见记载，但可以想见。古代奥运会对政治和受政治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比现代要小一些，这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可以这样说，古代奥运会并不具备什么与政治绝缘的特质。

3 古代奥运会的参赛者为荣誉，不是为利益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波斯人打听到希腊人正在召开奥运会，就问优胜者的奖品是什么，有回答说用橄榄枝叶编成的环，于是这位波斯人大发感慨说，自己要与之作战的人是怎样

的人啊，他们之间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这个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不过，它肯定流传很广。顾拜旦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的地位颇似中国的《史记》。古代奥运会，包括其他三大竞技会确实都没有物质奖励。然而，据此来判定参赛者们纯粹是为了荣誉，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首先，参赛者必须是男性希腊人，多数项目是成年男子参加的项目，少数是未成年男子参加。外邦人不能参赛。希腊化时期，一些希腊化的东方上层人士可以参赛；罗马人统治时期，罗马人也可以参赛。罗马暴君尼禄就参加过比赛。妇女、奴隶均不能参赛，也不能观看。参赛的男性成年希腊人都应是城邦的公民，他们自行参赛，如果获得优胜，他们确实将获得巨大的荣誉。诗人为他们唱赞歌，底比斯的著名诗人品达就为优胜者写了许多颂歌。他们和其城邦的名字广为传颂。城邦将出资为他们在本邦和奥林匹亚树立雕像，他们的名字被铭刻在石头或金属上。有时，其他城邦授予他们荣誉公民称号。在斯巴达，奥运会优胜者在作战时站在国王的身边。人们对他们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甚至发展成一种崇拜。公元前5世纪塔索斯城邦的特奥根尼斯就是一个例子。他被认为是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的儿子。据说，他的雕像有给人治病的神奇功能。对其崇拜到公元2世纪仍很兴盛，并传播到邻邦^{[1]102}。

除了这些荣誉之外，物质奖励也极为可观。城邦给予他们年金、补助，甚至4大竞技会上的参赛者犯规所缴纳的罚款也归他们分享。据公元1世纪的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改革家梭伦规定，对于奥运会优胜者给予500德拉克马的奖励，地峡竞技会优胜者100德拉克马的奖励。有人认为，这种奖励是雅典的一项传统，梭伦实际上减少了其额度^[6]。而且，四大竞技会之外的其他竞技会都有物质奖励。比如，泛雅典娜节上未成年男子的220m短跑冠军的奖品是50瓮橄榄油，约合现在45000美元^{[5]142}！其他项目奖励30至40瓮不等。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的地方竞技会，根据项目的不同，奖给运动员500~3000德拉克马^{[1]56}。铭文和文献记载的最高数额是30000德拉克马，不知是否可靠^{[1]74}。可见，古代奥运会的优胜者与他们的现代同行一样，虽然获胜千辛万苦，可绝对是名利双收的！

4 古代奥运会重参与和友谊

1908年，顾拜旦在英国的一次演说中，引用一位人士的话：“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并大加赞赏^{[2]24}。从

此，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名言，现在已经家喻户晓。虽然顾拜旦没有明确地说古代奥运会也是如此，但从他的赞誉中我们推测出来，他赞扬古代奥运会是“高尚且非常有趣的”，又说“古奥运会最光辉之处在于它的两条原则：美和尊严。”^{[2]28}如果我们说，古希腊人看重的正是取胜，他恐怕不能同意，可事实正是如此。

首先，古代奥运会所有的项目除了马车和骑马类比赛之外，均不设名次。只有第一名是胜利者，其余都是失败者。前文所说的荣誉和奖励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于他们而言只有屈辱。

在古代奥运会的项目中，摔跤、拳击和混斗都很危险。最危险的是混斗，它可以摔跤和拳击，还可以用几乎一切办法让对方认输，只是不能用牙咬和挖眼珠。所以，比赛时双方都想一招制敌，根本不在乎对方伤残生死。一位西库昂的选手最擅长的是一上场就折断对手的手指，迫使对手认输，人称“手指头先生”^[9]。拳击选手的双手和双腕缠上粗糙的牛皮带，以保护自己和增加杀伤力。这3个项目均在硬场地进行，且比赛不能间断，直到对手认输。加之参赛者赤裸身体，所以受伤司空见惯，甚至命丧赛场。发现于爱利斯的公元前3世纪的一则铭文这样记载：“你站在那里，凯若尼德斯，在入场准备搏斗的选手中间，这样祈祷：‘啊，宙斯，请在战斗中赐给我胜利或者死亡’。”^{[1]125}要么胜利，要么死亡！这说明古希腊人参加奥运会的目的就是取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奥运会从不设比赛纪录。古希腊所有的竞技都是为了分出胜负，特别是将优胜者挑选出来，仅此而已。现代奥运会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含有两层意思：跟对手比和跟自己比；但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只有跟对手比。

5 古代奥运会是完全业余性质的

在现代奥运会史上，业余性质与职业性质曾经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是否允许职业选手参加。1894年6月，国际奥委会成立前的讨论会上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2]4}。后来，大概是主张前者的呼声占了上风。在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美国人詹姆斯·索普夺得现代五项和十项全能两项冠军，轰动一时。但在次年，国际奥委会将索普的金牌收回，删除其创造的纪录，理由是他曾经为了一周15美元的报酬参加过两个夏季的比赛，因此不是一个纯粹的业余选手^{[6]55}。

我们从顾拜旦的言论中可以找到这种主张的主要理由。他恢复奥运会的目的，是纠正中世纪以来人们将身体与精神绝然分开的做法，提倡人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而古希腊人中有一部分把体育“看作是寻求通

过身、心的愉快平衡而达到形体美和健康的途径”^[27-8]。但是，职业选手会走上只重身、不重心的另一个极端。赞同业余性质的人往往拿古代奥运会的业余性质当作自己的重要根据。1948年，曾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布伦戴奇认为“古代奥运会……是纯粹的业余性质的”^[671-72]，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

从古代奥运会优胜者的纪录来看，各项目有专业化的趋势。两个短跑项目很少有人两次获得冠军。公元前512年，有人获得了200、400和400m武装赛跑3项冠军，成为赛跑项目上获得3个冠军的第一人，除他之外，千年奥运史上不超过5人；同获混斗和摔跤冠军的人历史上不超过8人。另外，五项运动(短跑、投掷、摔跤等)也因为需要多种能力而在奥运会中地位较低^[169]。运动项目的专业化促使运动员的职业化。斯巴达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军事体制，男性从少年开始即从事艰苦的锻炼和军事训练，它成了古代奥运会的“金牌大户”。当然，他们不单是为了参加奥运会而训练。在其他城邦，由于名利的引诱，一些好苗子在城邦或私人的赞助下，请教练指导进行专门的训练。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谈儿童的教育问题时说，他研究了奥运会历届优胜者名录，发现先在儿童竞赛项目中得冠军，长大后又在成年竞赛项目中折桂的，总共不过二三例而已。他以此说明，早期的过度训练实际上损害了他们的体魄。在另一处，他提到竞技选手的锻炼过于剧烈和专门，他们的体质不适宜于一般公民。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一个有经验的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他们像一个带武器的对付一个赤手空拳的，又像一个竞技选手对付一个业余人士。”这里的“竞技选手”原文为“athlētās”；“业余人士”原文为“idiotai”(与格)，其主格形式为“idiotai”，意思是“无专业知识的人、外行、生手”。在亚氏看来，后者显然没有经过严格、系统的、全职的训练，比起竞技选手来就像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一样，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古代奥运会确实要进行身份鉴别。但是只关心参赛者的父母是否为希腊人，他是否为合法生子；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犯罪记录等等。而从来不鉴别对手是否经过专业训练，是否靠比赛奖金为生等等。1980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索普的纪录，次年，又归还了他的金牌，可惜他早已不在人世。1992年，由NBA篮球明星组成的“梦之队”

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关于业余与职业的争论从此结束了。

自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上述的五大误解就或多或少存在。在我国，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公众对于古代奥运会的情形不甚了了。因此，指出这些误解有介绍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有助于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的理解。这些误解实际上是今人给古代涂上的一层玫瑰色，并非古代社会的本色。它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自己的困境和焦虑。战争与和平、体育与政治、体育的利益化和商业化、人的异化与畸形发展等等，都是人类长期面临的课题，有些古人已经遭遇到了，有些到现代才越来越严重。我们指出这些误解，不是要让人们悲观，而是希望现代人不要让想象中的古代社会束缚自己，而要创造性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超越自我，不断进取，不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吗？

参考文献：

- [1] Finley M I, Pleket H W.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M].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76.
- [2] 顾拜旦. 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
- [3] Glotz G. 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8.
- [4] Susan G. Cole: Landscape, Gender and ritual space: The Ancient greek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70.
- [5] Mark Golden. 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
- [6] Wendy J Raschk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 [7] 荷马[古希腊]. 奥德赛[M]. 王焕生,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15.
- [8] Freeman K. The work and life of solon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Board, 1926: 129.
- [9] Judith Swaddling.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61.

[编辑：李寿荣]